

速读

北大著名教授审定篇目
北大博士生领衔撰写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

主编 刘复生 张宏

顾问 钱理群



SUDU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MINGZHU

蓝天出版社

速读

主编 刘复生 张 宏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

顾问 钱理群



SUDU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MINGZHU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刘复生等主编.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03.12

(快速阅读中外名著丛书)

ISBN 7-80158-425-2

I. 速... II. 刘... III. ① 现代文学—作品—简介—中国 ② 当代文学—作品—简介—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419 号

出版发行 蓝天出版社(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 100843 电话: 66983715 6698311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20.75 印张

字 数 530 千字

印 数 1—12000 套

定 价 29.80 元

导言：未完成放飞的杜鹃

刘复生

中国近代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作为它的一个重要后果，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具有了焦虑的气质，染上了悲凉沉郁的色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时代的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中外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百年的文学具有如此强烈的创伤感和如此激烈的内心争辩，它无法、也不忍与历史、现实的苦难拉开审视的距离，从而也就无法保持经典文学概念所要求的飘逸与秀雅。即使那些似乎纯粹关于个人命运与私密情感的叙事也总是充满了时代、民族的隐喻。我的这一表述很自然使人想起弗雷德里克·杰姆逊那个备受争议的论断，但是我想说，从总体上看，如果不做理论的求全责备的话，他其实只是道出了一个经验的事实，虽然并不是全部的事实。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充满了“介入”的激情，这似乎已成它不言自明的一种写作的伦理与道义。虽然，在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具体的时代命题在变化；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激情也开始淡薄。但是我们遍览文学的百年，还是不难发现这条生动而清晰的精神血脉。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整个现代性方案的重要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它的前锋，虽然有时文学以质疑、反抗现代性的方式来呈现这种内在关联。作为一个普遍的事实，一方面，那些优秀的作家们，作为天性敏感、极富感性的灵魂，对文学表达本身怀有单纯的理想和虔敬之心；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又对这种“单纯”的审美逸致抱有某种警惕和负罪感，无法释怀于窗外的十字街头。在我看来，恰恰正是这种心灵的挣扎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魅力的来源。这种痛苦的表达历史地生成了中国独特的现代性的审美经验，也历史地生成了20世纪文学的独特艺术品质和激荡人心的感染力。

20世纪中国文学使我想起艾青笔下的那只鸟的形象。我无端地认为那是一只杜鹃。在我看来，它正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象征。这只杜鹃，不是舒伯特琴声里的那只夜莺，和着窗外骑士的歌唱，点缀花香浮动的爱情之夜；它生长在苦难的季节里和抗争的土地上。它也有鸟类的天性，酷爱歌唱和自由飞翔。在梦中它无时不看到高远的蓝天和翅膀下面尽情铺展的原野；但它却不忍飞离颓败的故园，心灵的沉重阻碍了翅膀的轻盈；它也渴望林外阳光如金色的响箭给躯体带来快乐的颤栗，想像被无遮挡的微风吹斜羽毛的感受；可是它却只能徘徊于枯枝之间，彻

夜鸣唱，并被不期然的暴雨所击打，终于未完成对自己的放飞。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遗憾还是一种美。

正是这样一种由来已久的阅读感受使我们乐于写这样一本书，让普通的读者能直接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力量与美。而要达到这种目的，通过选本的方式显然不可能，通常意义上的作品赏析也力不从心，而且这两种方式也已经被过分滥用因而不可能唤起一种全新的体验与感受。基于这种考虑，本书的策划人景戎华先生和我们采取了现在的体例，设置了“作家小传”、“历史背景与作家心态”、作品赏析和含英咀华等版块，以期复现原始语境，知人论世，唤起读者的历史感，开启一条通达文本内在魅力的通道。我们期待的读者是那些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储备（后者更重要），渴望超出世俗生活，提升自我心灵境界的人们。这本书正以一种敞开的姿态向这些读者发出吁请。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佳作众多，从中选取四十多篇，难免顾此失彼。我们最初拉出的名单非常长，虽经多次斟酌仍然偏多，最后读者见到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是个最优的结果，我们也不这么认为。可以说，目前的样子，并不是精挑细选的结果，而是偶然的结果，它似乎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偏爱，当时的心境……之所以听任感觉的导引，是因为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我们发现所谓“精挑细选”的结果未必见得就更好。应该说，显然，这是一个远不完整的篇目。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将推出续编。虽说如此，张宏和我在决定篇目时，还是有几个原则：一、文学史有定评的经典之作。二、为照顾广泛的代表性和文学体裁之间，不同流派、风格之间的适当平衡，一位作家只选一部作品。三、入选作品必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和进入，所以原则上不选在形式与内涵上的艰涩之作，像上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80年代的先锋派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由于这部书的编选和写作与个人偏爱、性情的关联，作者并不想通过编写行为传达某种价值判断和文学史观念，故而不求文学史的完整性。本书旨在为广大一般读者提供一条通达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快捷通道，使那些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没有太多余暇阅读文学作品的人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领略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提升自身品位和心灵境界。必须指出的是，这部书只是引领读者深入文学世界的钥匙，它并不能代替读者自己登堂入室，一窥堂奥，正如一本菜谱无法替代美宴、一张导游图不能替代真实的寻幽览胜一样，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阅读在这部书的终点才真正开始。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致谢忱。

2003年6月4日于北京大学30楼127室

目 录

鲁迅 / 《铸 剑》	... 1
郭沫若 / 《凤凰涅槃》	... 9
郁达夫 / 《沉 沦》	... 16
茅盾 / 《林家铺子》	... 22
徐志摩 / 《偶 然》	... 29
闻一多 / 《静 夜》	... 35
老舍 / 《月牙儿》	... 42
夏衍 / 《上海屋檐下》	... 49
沈从文 / 《边 城 》	... 57
巴金 / 《寒 夜》	... 65
丁玲 / 《莎菲女士的日记》	... 72
沙汀 / 《在其香居茶馆里》	... 80
艾芜 / 《山峡中》	... 88
戴望舒 / 《我用残损的手掌》	... 96
赵树理 / 《“锻炼锻炼”》	... 102
曹禺 / 《北京人》	... 107
钱钟书 / 《围 城》	... 113
萧红 / 《呼兰河传》	... 120
梁斌 / 《红旗谱》	... 126
杨沫 / 《青春之歌》	... 132
穆旦 / 《诗八首》	... 140
秦牧 / 《花 城》	... 146
郭小川 / 《团泊洼的秋天》	... 153
张爱玲 / 《金锁记》	... 159
金庸 / 《射雕英雄传》	... 167

茹志娟 / 《百合花》	... 176
王蒙 / 《春之声》	... 182
张贤亮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190
魏明伦 / 《潘金莲》	... 197
冯骥才 / 《神鞭》	... 205
陈忠实 / 《白鹿原》	... 213
余秋雨 / 《风雨天一阁》	... 221
张承志 / 《黑骏马》	... 227
阿城 / 《棋王》	... 233
史铁生 / 《我与地坛》	... 240
贾平凹 / 《废都》	... 246
北岛 / 《回答》	... 252
王小波 / 《革命时期的爱情》	... 258
王安忆 / 《长恨歌》	... 264
莫言 / 《红高粱》	... 272
张炜 / 《古船》	... 280
顾城 /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 288
刘震云 / 《一地鸡毛》	... 296
王朔 / 《动物凶猛》	... 303
苏童 / 《妻妾成群》	... 310
海子 / 《祖国（或以梦为马）》	... 318

《铸 剑》

作家小传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早年丧父。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希望能救治像父亲一样的病人。后发现中国人的痼疾不在体质而在心灵,遂从事文艺工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留日期间曾回国奉母命与朱安成婚。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授课程。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础。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遂南下厦门大学任职,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并与许广平共同生活。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各界民众万人举行公祭。

鲁迅在小说、杂文、散文创作及翻译、学术研究等领域均有巨大成就,在海内外都有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魂的象征。



鲁迅像

入选理由

作品以奇瑰的想像力,炽热而内敛的情感,张扬了一种绝决的复仇意志。笔法举重若轻,



亦庄亦谐，摇曳多姿而又不失内在的力量。

情节扫描

吴国名匠干将替楚王铸剑，3年乃成绝世的雌雄宝剑，楚王恐干将再为别人铸剑，杀之。干将临行之前自知有去无回，遂留下雄剑，叮嘱妻子让未出世的儿子为自己报仇。16年后，遗腹子眉间尺长大成人，却生性柔弱。但当他从母亲口中得知原委后，便带上雄剑找楚王复仇。他来到都城的集市，恰好碰到楚王游山归来，眉间尺便欲跃上前去，不料却被一个少年绊倒，被他无端地纠缠了一阵，幸亏一位黑色人出来解围。天黑之后，眉间尺在黑色人的引领下来到丛林之中，黑色人要代眉间尺复仇，但却要他的人头和剑，眉间尺答应了。

黑色人求见楚王，称有奇技可以为乐，正百无聊赖的楚王命他表演。一个煮牛的大金鼎摆在殿外，注满了水，下面堆了兽炭，点起火来。那黑色人将眉间尺的头放入水中，不久，水沸腾，眉间尺的人头在水中起伏、唱歌，但一会又沉到水底去了，许久不浮上来。楚王有些不耐烦了。黑色人于是耍楚王近前来看，并猛然抽出剑来将楚王的头斩落鼎中。眉间尺与楚王的头在鼎中互相撕咬，眼看眉间尺不是楚王的敌手，黑色人将自己的头也斩落鼎中，两人合力终于将楚王之头咬烂。

众臣与后宫嫔妃欲厚葬楚王，却苦于分不清锅中哪颗头是楚王的，最后只得将三颗头胡乱地葬在了一起。

美文选段

“怎了？”等了一会，王不耐烦地问。

“大王，”那黑色人半跪着说。“他正在鼎底里作最神奇的团圆舞，不临近是看不见的。臣也没有法术使他上来，因为作团圆舞必须在鼎底里。”

王站起身，跨下金阶，冒着炎热立在鼎边，探头去看。只见水平如镜，那头仰面躺在水中，两眼正看着他的脸。待到王的眼光射到他脸上时，他便嫣然一笑。这一笑使王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记不起是谁来。刚在惊疑，黑色人已经掣出了背着的青色的剑，只一挥，闪电般从后项窝直劈下去，扑通一声，王的头就落在鼎里了。

仇人相见，本来格外眼明，况且是相逢狭路。王头刚到水面，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很命在他耳轮上咬了一口。鼎水即刻沸涌，澎湃有声；两头即在水中死战。约有二十回合，王头受了五个伤，眉间尺的头上却有七处。王又狡猾，总是设法绕到他的敌人的后面去。眉间尺偶一疏忽，终于被他咬住了后项窝，无法转身。这一回王的头可是咬定不放了，他只是连连蚕食进去；连鼎外面也仿佛听到孩子的失声叫痛的声音。

上自王后，下至弄臣，骇得凝结着的神色也应声活动起来，似乎感到暗无天日的悲哀，皮肤上都一粒一粒地起粟；然而又夹着秘密的欢喜，瞪了眼，像是等候着什么似的。

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但是面不改色。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泅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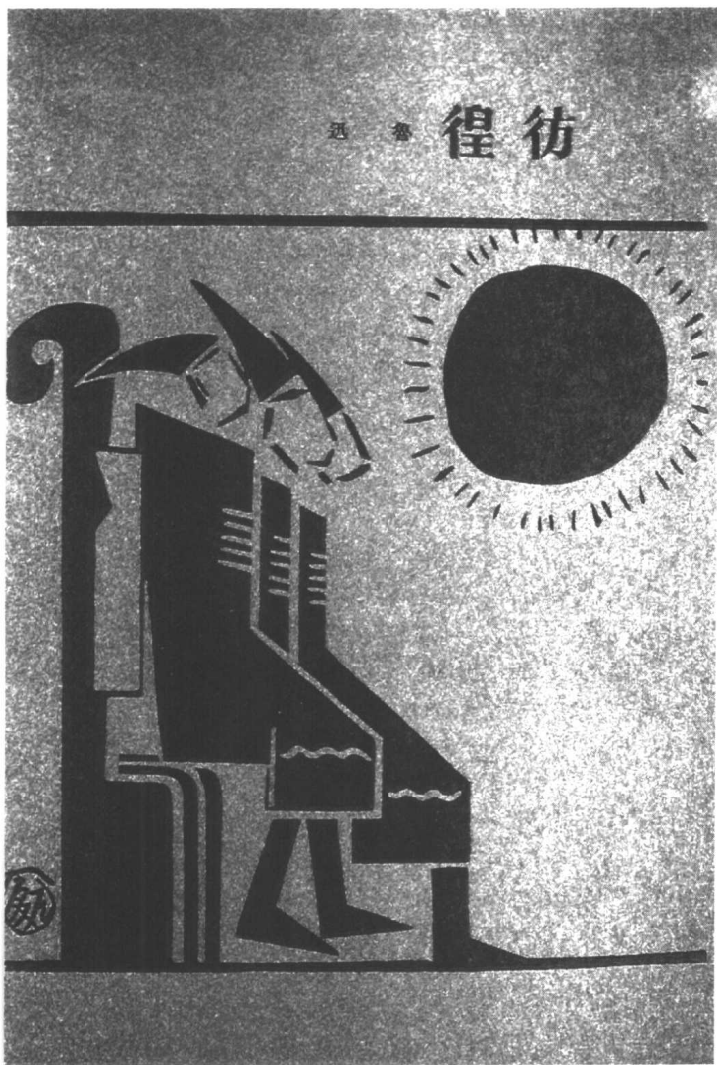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小说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历史背景与作家心态

《铸剑》是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故事新编》和他的另外两部小说集《彷徨》、《呐喊》不同，它不是取材于现实生活，而是从古代典籍中汲取灵感。小说的故事框架、人物形象主要来自于古代野史和神话传说。可以说，《彷徨》、《呐喊》集中体现了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一面，其中的小说在总体风格上显得悲凉沉郁，显现了犀利的批判性，锐利的笔锋像无情的手术刀一样剖开了中国社会的疮口，让人们逼视国民性的劣根；而《故事新编》则显示了鲁迅人格和气质的另一方面。可以想见，鲁迅创作这些小说时一定有一种信笔写去的自由感，既然故事情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雏形，他只管用心去演绎那些神奇的环节，把他天

北京八道湾鲁迅故居





鲁迅著《彷徨》

才的想像力和诡谲的幽默感贯注于其中。最后，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古老的“故事”早已面目全非，它们已被鲁迅的思想、人格、才思所照亮，从而被赋予了新的灵魂。这就是“故事新编”。

但正是这些看似远离现实的游戏笔墨却和当时的现实构成了直接的对话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比《呐喊》、《彷徨》还要直接。除了其中很多的直指现实人与事的影射笔法外，它还相当直接地呈现了鲁迅当时的心境，他的现实焦虑和反抗的意志。写作的自由状态固然对技巧的锤炼有所损伤，却更多地流露出了作者内心的真实。

《铸剑》写于1926年10月，那一两年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如“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都给亲历者的鲁迅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冲击。“女师大风潮”是一场富于革命激情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学生对抗专制、暴戾的校当局和教育部的斗争。因为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鲁迅还一度被教育部长章士钊免职。随后的“三·一八惨案”更使鲁迅愤怒到极点。青年的血促使他思索对一切黑暗力量的斗争策略，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复仇”的反抗哲学。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三·一八惨案”是《铸剑》的深刻的背景，它是鲁迅写作《铸剑》的内在促动力，也影响了小说的表意方式。

在参加完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刘和珍等人的追悼会之后，鲁迅写出了名文《纪念刘和珍君》，对“脸上还有着血污”的中外杀人者和“现代评论派”的无耻文人进行了揭露和回击。他写道：“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于是在鲁迅的心中，又多了一份对黑暗中国的体认与仇恨。在“三·一八惨案”之前，他正在写作杂感《无花的蔷薇之二》，尚未终篇，于是在接下来一节中，他写道：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一种向黑暗力量复仇的意志在鲁迅的心头升腾，当然这种复仇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他称这种“最新的战术”为“壕堑战”。

鲁迅上了段祺瑞政府的黑名单，不得已四处躲藏。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鲁迅的生存环境依然非常险恶。当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的时候，鲁迅经林语堂介绍，接受了厦门大



学的聘请，出任厦大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后又赴广州中山大学。据认为，《铸剑》就始写于厦门大学，完成于他赴广州的途中。于是，这个关于“复仇”的故事就具有了意味深长的言外之意。

作品赏析

《铸剑》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故事。而复仇是鲁迅文学创作中重要的主题之一。《孤独者》可以说就是一篇关于仇的小说，在《野草》中也有以“复仇”为题的两篇散文，另外它还作为多部小说的副题而出现。当然，这一主题在每部作品中的意义并不相同。可以说，在《铸剑》中比较典型地体现了鲁迅“复仇”的哲学。如果再参照他的同主题的作品包括杂文来读，就能更清晰完整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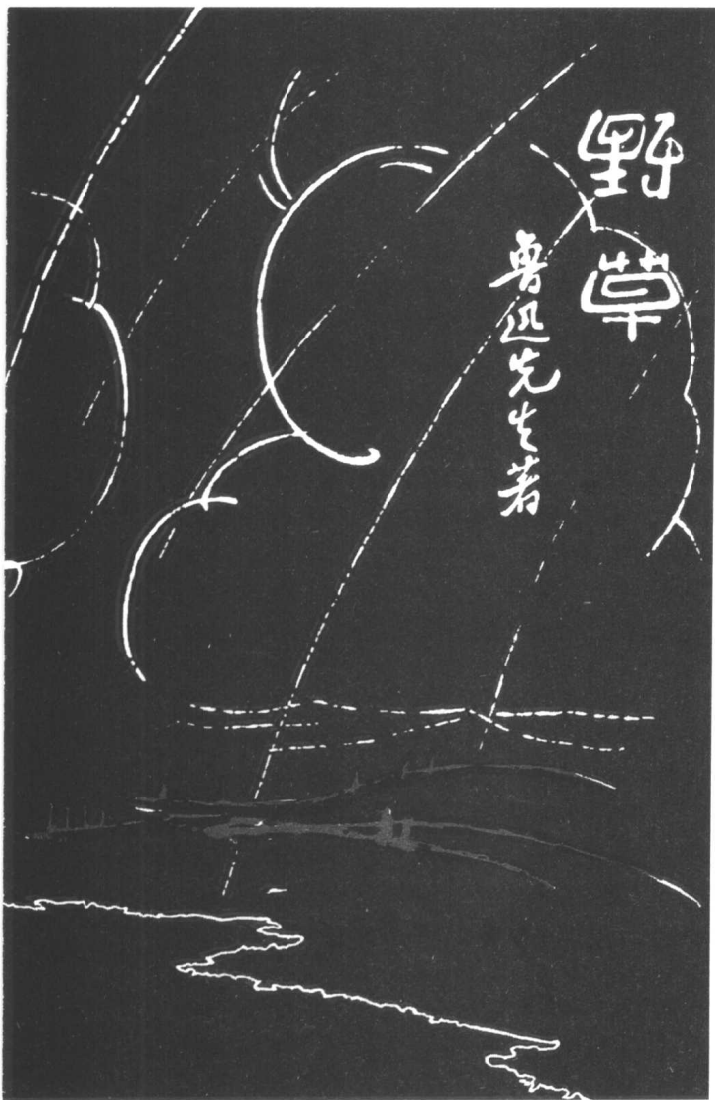
《铸剑》是鲁迅以文学想像铸就的一柄锋锐的复仇利剑，从社会批判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说，它是对黑暗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战斗的檄文，不妥协的反抗精神的写照；从个体生命史的角度看，它也是鲁迅心灵郁积的想像性的渲泄与精神的自况。

鲁迅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一种深深的压抑感，有时甚至是一种绝望感，这种感受来自他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评价和认知。他曾把这种现实描述为一座黑暗而又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但是，这种深沉的悲观与绝望之感并没有使他消沉，而是转化为直面惨淡人生与现实的勇气，反抗的力量源泉——既反抗导致绝望现实的邪恶力量，也反抗绝望本身。反抗、复仇成为鲁迅获取人生意义的方式。但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可怕之处在于，有时候杀人者是匿名的，是“无名的杀人团”，暗箭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位，甚至来自背后的朋友。复仇的战士可能发现自己闯入了一个“无物之阵”，那里只看到点头微笑，遇不到任何真正的抵抗，这是复仇者真正的困境。在《铸剑》中，鲁迅寻找到现实苦闷的渲泄的通道，给复仇者安排了一个明确的人格代表——楚王，于是他就成了一切反动力量的象征，从北洋军阀政府到压抑性的传统文化。所以，小说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次想像性的完美的复仇，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心灵伤痛的移植，是复仇的乌托邦境界。

小说塑造了两个复仇者的形象，眉间尺与黑衣人。眉间尺空有复仇的意愿，却缺乏足够的意志力与复仇的技艺。黑衣人却是专职的复仇者，是复仇的精魂，也就是说，他并不针对具体的人与事实实施报复，而是指向一切的人间不义。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形而上的复仇者。对黑衣人来说，复仇并不需要世俗的理由，也不是出于同情心，从某种意义上，复仇是他存在的终极根据或根本意义。结合鲁迅的人生道路与心理轨迹，不难发现，所谓黑衣人其实正是鲁迅人生哲学的外化。在小说，黑衣人的形象是“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这正是当年讲坛上鲁迅本人的形象；再者，黑衣人对楚王自称名为宴之敖者，按鲁迅自己的解释，宴字由宀（家）、日、女组成，敖的古字由出、放构成，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被日本女人从家里逐出来。这正是暗指了鲁迅与兄弟周作人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妻子而失和，被迫搬出北京八道湾之事。

可见，黑衣人正是鲁迅自己的人格投影，有着不妥协的复仇意志，高超的斗争技巧，外冷内热的大恨大爱。黑衣人有一种与敌偕亡、不以生死为意的复仇者的单纯，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黑衣人只为复仇而生，也当为复仇而死，在没有完成复仇使命之前，他小心爱护自己的躯体，不像幼稚的眉间尺一样见到楚王的车队就要冲上去行刺，他会深藏不露，待到最后的时刻，他自会做全力的一搏，





鲁迅著《野草》

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自己却只能葬身在‘黑暗的闸门’之下。”在散文《影的告别》中，他把自己比作影子，彷徨于光明与黑暗之间，无地而驻，“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在《野草》题辞中，他又以野草自喻，“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所谓鲁迅式的自我剖析，其实正是解剖自己身上寄存的黑暗。“露出我的血肉来”，而自己的血肉已和黑暗不可分，从而导向深刻的自我否定。于是就出现了在散文《墓碣文》中所描绘的“抉心自食”的图景。在小说中，黑衣人称自己来自“汶汶之乡”，汶汶，污浊昏昧的意思，即指黑暗世界。表达的正是这层意思。

全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其实从一开始这个完美的复仇计划就已经包含自己的头颅。

这里要格外注意的是，复仇的对象并不只是楚王，还包括复仇者自身。黑衣人在回答眉间尺时还说：“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被迫害者身上永远带着迫害者所加的伤痕，这种耻辱的标记不但是外在的表征，也是内心的事实。压迫者在被压迫者身上复制着自己。敌人的毒素已经蔓延到被压迫者的身体与心灵的深处。

鲁迅早年受社会进化论影响，也相信社会与生物界一样有一个进化的过程，将来的青年一定胜过他们这一代。鲁迅意识到，他们一代作为铁屋子里率先醒来的人只能是通过光明的桥梁，而不可能见到光明本身。他们虽与传统文化相对立，却也同时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所以，真正的光明必须以他们自身的消失为前提。这种“中间物”意识正是一种悲剧性感受。在进化论影响下，他早期的作品贯穿着这一主题，所谓“救救孩子”其实是一种相当悲观的说法，其真实意思是说，孩子或可有救，而他们这一代“大人”却已无获救的希望。他们的使命只是拯救“孩子”，拯救未来。但鲁迅坦然于这种自我的消失。所以鲁迅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



故而，在鲁迅式复仇中，就内在包含了对自己的复仇，因为自身正是黑暗的一部分。所以，与敌人同归于尽就不但是复仇的不得已的手段，而又是复仇的目的之一。这正是鲁迅似的复仇的复杂之处和深邃之处，也是这部小说的真义。如果以此为线索来理解，小说中黑衣人与眉间尺的关系，正是鲁迅与青年的关系的生动写照。向黑暗世界复仇的任务对于眉间尺这样的孩子来说过于艰巨了，而只有“中间物”的一代才有这种能力，因为正如鲁迅所说，他们“是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小说中还有许多典型的鲁迅式的场景。如庸众围观。这是鲁迅痛恨的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之一。在其他小说、杂文中，他多次提到麻木的看客。这种笔墨来自真实记忆的刺激。在鲁迅看来，这些看客不只是麻木而已，他们事实上还是残暴压迫者的帮凶。这些沙子一样不觉悟的大众正是压迫者的统治基础。在《铸剑》中，鲁迅顺手一枪讽刺了这些无聊的看客，以漫画的笔法勾勒了他们的嘴脸。当眉间尺试图靠近楚王的车队时，被这些无聊看客所阻碍，还被一名无赖少年所纠缠。而这种纠缠遂又成为看客们新的目标。这时黑衣人出现了，他制服无赖少年的方法非常奇特，“他并不言语，只向眉间尺冷冷地一笑，一面举手轻轻地一拨干瘪脸少年的下巴，并且看定了他的脸。那少年也向他看了一会，不觉慢慢地松了手，溜走了；那人也就溜走了；看的人们也都无聊地走散。”这又是鲁迅式的对付庸众和看客的方法，那就是不给他们热闹看，就要让他们无聊，以此来报复他们的无聊。在散文《复仇》中鲁迅就做过这样的表达：两个人裸体站在荒野，手持利刃相对而立，在看客们的围观中，却并不动作，长久枯立，直到看客们觉得无聊而散去，这就是他们的复仇——对看客的复仇。黑衣人用的是同样的手法，他只看定那少年，却并无言语和动作。可是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对庸众的惩罚吗？它剥夺了看客们最大的乐趣，没有任何的热闹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于是，看客们也就散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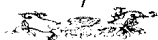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出现了戏谑化的段落，和作品的整体风格似乎有些不协调。在我看来，这种杂文笔法正是一种消解、讽刺权势者的利器，它使楚王之死毫无一个帝王应有的体面，进一步化解了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压迫者的空洞的神圣性。真正的复仇者并不在乎身后的威严与庄重，他的一切已在复仇完成之时终结，假如他还对身后尚有所图的话，他就决不是一个真正的复仇者。倒是新的统治者要在老楚王的坟头再度确立帝王遗体的神圣权威，而复仇者在死后偏偏还要再来搅局，“与黑暗捣乱”。这是另一重的复仇。

含英咀华

“呵呵！”他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黑衣人接受眉间尺的托付，以这样奇异的举动来表达他的大爱与大恨。这是一种鲁迅式的情感方式。它超越了一切世间情感的缠绵状态，摆脱了对某一个情感对象的依恋或依附性，也摆脱了隐藏在所谓“爱”的背后的自恋，从而达到爱的极致。他不信任外在的情意绵绵的爱的言辞与花样翻新的爱的表白，即使它所表白的是真的爱，也已经受到太多的世间的滥用的污染。

所以黑衣人极力反对眉间尺把他代为复仇的动机说成“同情”，打着伸张正义幌子的所谓“义士”也往往是“放鬼债”的有所图之人。故而他与眉间尺的交谈是冷淡的，就事论事的，与任何感情无关。但待眉间尺割下头颅，他却对着那“热”的嘴唇连吻两次，冰冷的外表下是炽烈的情感。为了向黑暗复仇，真正的战士甚至无暇对战友的遗体洒泪，他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



继续战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还处在风沙扑面、恶狼环立的丛林。“接吻两次”已是对战友的最好的祭奠仪式。而随后的“冷冷的尖利的笑”就足以令黑暗世界胆颤心惊了。它的冰冷与尖利已具有了刀剑的寒意。

黑衣人与眉间尺之间的爱是一种知己之间的爱，这种情感以一种共同的理想或信念为基础，是无条件的。眉间尺可以以死相托，仅仅是因为那几句话么？那样岂不是成了年少轻信？不是这样。真实的原因是：眉间尺通过黑衣人的言行，已然断定他就是自己的同类——一个复仇者，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判断。既然自知自己不可能完成复仇的使命，他也就无所犹豫，以剑与头相付。

鲁迅作为一位思想深邃的先行者，常常体会到一种不为人理解的深深的寂寞。另外，他的生命中又遭受了来自朋友、学生甚至亲兄弟的背叛，使他怀疑这些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情感的可靠性，而渴望一种真正建立在对真实自我的欣赏的基础上的知己。所以，后来他才对理解自己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以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再者，他又是一个勇于自剖、敢于正视自身“鬼气”与阴暗面的勇士。所以他在《写在〈坟〉后面》说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我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不难看出，在黑衣人与眉间尺这两个复仇者身上，寄托着鲁迅自己的关于知己的理想。

推荐书目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王晓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人间鲁迅》，林贤治著，花城出版社。

《鲁迅：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灵的探寻》，《走进当代的鲁迅》，钱理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反抗绝望》，汪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鲁迅》，（日）竹内好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凤凰涅槃》

作家小传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四川乐山人。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早年留学日本福岡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后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声称“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19年发表作品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郭沫若像

“五四”时期，郭沫若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6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秘密回国，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一、二、三届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表现在诸多领域中，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人物。

入选理由

在《凤凰涅槃》里，诗人以传说中的凤凰集木自焚而又从火中得到更生的故事来结构全篇，使作品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表现了作品预言新时代的到来的主题。此诗是新诗诞生以来最能代表新诗时代气质和艺术神髓的划时代力作。

美文选段

即即！即即！即即！

即即！即即！即即！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哪里来？

你坐在哪里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

那拥抱着你的空间

他从哪里来？

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昂头我问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